

□陈保琳

近来，因多位博主猎奇探险哀牢山，使哀牢山意外出圈并引发讨论。由此，人们不禁想起300多年前的明代地理学家、旅行家和文学家徐霞客，他一生志在四方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，“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，其中徐霞客就曾专程去了危险重重的哀牢山。

明神宗万历十四年(1586年)，徐霞客出生在南直隶江阴，从小就喜爱旅游，“余髫年蓄五岳志”，青年时期更是立志问奇于名山大川。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年)，徐霞客从家乡江苏江阴出发，开始了他遍及全国的地质探险和旅行之旅。

哀牢山坐落在云南保山坝东南方向，“哀牢”在彝语中是“老虎”的意思。哀牢山自古就以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，吸引历代文人骚客前来览胜探险，显然徐霞客也不能缺席。

明思宗崇祯九年(1636年)，50岁的徐霞客下决心远征西南探险考察。他在致明代文学家、画家、好友陈继儒的书信中说：“弘祖将决策西游……其地皆豺嗥虎啸，魑魅纵横之区，往返难以时计，死生不能自保，尝恨上无以穷天文之杳渺，下无以研性命之深微，中无以砥世俗之纷沓，惟此高深之间，可以目搗足析。”“弘祖”是徐霞客的名，名儒陈

继儒因他眉宇间有烟霞气，以及早出晚归、伴霞而行，称他为“霞客”，徐弘祖索性就以此为号。

为何会有西南之行？显然，徐霞客这次探险活动的目的是科考，按其《溯江纪源》中所写，应是去查找长江的源头。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：“江、河为南北二经，以其特达于海也。而余邑正当大江入海之冲……生长其地者，望洋击楫，知其大而不其远；溯流穷源，知其远者，亦以为发源岷山而已。余初考纪籍，见大河自积石入中国，溯其源者，计其地，去岷山西北万余里，何江源短而河源长也？岂河之大更倍于江乎？”这是徐霞客一心想到西南地区旅游探险科学考察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这一次，徐霞客深入湘西、桂、黔、滇的穷乡僻壤，边陲之地，乃至山高谷深的横断山区，怒江、澜沧江、金沙江三江并流地区探险考察，取得多学科科考丰硕成果，成为17世纪世界上第一位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探险家。

徐霞客在滇西一带发现了硫磺塘，也就是如今的腾冲十二景之一“一泓热海”。崇祯十二年(1639年)六月，徐霞客出永昌古城东门，一路绕行青海海，来到东山脚下，开始他的哀牢山之行与探险考察；他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探访想念已久的落水洞。

在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十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初二日出东门，溪之自龙泉门灌城而东者，亦透城而出……由岐东北二里，过大官庙，上山，曲折甚峻，二里余，至哀牢寺。寺倚层岩下，西南向，其上崖势层叠而起，即哀牢山也。”

徐霞客来到了哀牢王的地界大官庙。大官庙，既是庙子，又是村名，古时称“哀牢村”，村前建有第八代哀牢王禁高的御花园，包括玉泉、寿桃园、动物园、御茶寺四部分，其中的玉泉是哀牢国的王公贵族游览垂钓之地，徐霞客说“两孔，而中出比目鱼”，说明在这里看到了比目鱼。之后，他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，走了二里多，到了飞檐翘壁的哀牢寺。哀牢寺原是一个溶洞，后历经改建，到了明朝，道士入驻哀牢祠，改塑孔子、老子像，祠又改为寺。哀牢山的“顶崖”之上，徐霞客仔细观察了金井，发现“水皆满而不溢，其深尺余，所谓金井也”。

在哀牢寺吃过饭后，徐霞客沿山崖继续攀登，“顶崖者，石屏高插峰头，南北起两角而中平”，这是徐

霞客在哀牢山山顶看到的景象，在北崖他还发现了一块刻着“安乐”的石碑，“又一碑树北顶，恶哀牢之名，易为安乐焉，益无征矣”，这块石碑解答了为何当地人会将哀牢山称为安乐山的原因，原来是他们不喜欢哀牢这一名字。此外，徐霞客还观察到三崖之间拱出一块平脊，脊中藏有两口井，十分奇特，两口井相隔不远，也很浅，但水满而不溢，“孔如二大履并列，中隔寸许，水皆满而不溢，其深尺余。”因天色已晚，徐霞客下山投宿在附近的村民家中。

六月初三下雨不止，待到雨停他再次出发想要寻找当地人所说的“落水坑”，即落水洞，但遍寻不得，这一路徐霞客记录下了山峦的雄奇与惊险：“东壁甚雄，峡底稍隆起，而水与路影亦俱绝。”山中树林茂密，山崖高低错落，方向难辨，日暮将至徐霞客在此迷失了方向，“二里出峡门，已暮，从昏黑中峻下二里，西南渡一溪桥，又西北从岐逾坡，昏黑中竟迷路。”徐霞客在哀牢山的探险考察收获颇丰，所以他在《徐霞客游记·滇游日记十》中记述比较详细。虽然从他的记载来看，在哀牢山没有遇到较大的险情，可也出现了迷路的险象。

这次西南之行是徐霞客最后一次远途探险出游，在西南长达四年的探险中，沿途所经区域大部分尚未开化，不是深山密林，就是人迹罕至。进入广西、贵州、云南以后更是山险水恶，有时强盗洗劫了他的余资，身无分文，甚至被困十多天的情况都有。饱经磨难的徐霞客感叹道：“穷徒之中，屡遭拐窃，其何堪乎！”

在崇山峻岭、人烟稀少的山区探险求索时，经常是莽棘没膝，山径明灭，扑朔迷离，徐霞客就采取设置路标的办法，以保留返程路途。

这一时期是徐霞客一生旅游考察的高峰期，也是最具成就的时期。考察内容更为广泛，他对岩溶地貌做了详细、全面的考察，对河流水系、山脉走向、火山地热进行探究，形成其地理思想和方法。徐霞客坚持写下的十余篇《滇游日记》，是云南最早、最完整的历史文献记录。

崇祯十三年(1640年)，徐霞客到达中缅交界的腾越，即今云南腾冲，不幸身患重病，因足疾无法行走，但他坚持编写《游记》《山志》，基本完成了60万字的《徐霞客游记》。后来，病情加重，是云南地方官员用车船把他送回家乡江阴的。

(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)

“柿”事有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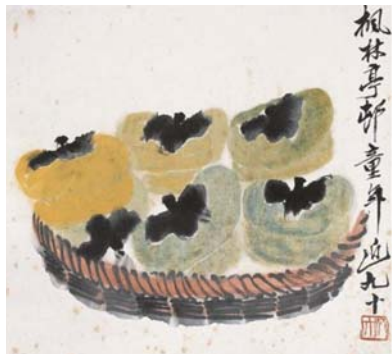
□王同举

旧时北京四合院中，多植柿树。老舍和梅兰芳所住的院子里，也栽种了柿树。因老舍的院子里有两棵柿树，“丹柿小院”遂成为老舍住所的代称，老舍夫人胡絮青的画室也有了“双柿斋”的雅称。

秋末冬初，柿子树叶红如染，待叶子脱落，红柿满枝。汉代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有“枇杷燃柿”的记载，柿子树成了古代皇家庭植中的佼佼者。南北朝时期，官方鼓励民众栽种柿子树。据《梁书·沈璃传》记载：“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，四株柿及梨栗。”随着林木培育技术的日益成熟，到了唐宋时期，柿子树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，柿子树成为经济林木中的一员。

宋朝马永卿在《嫩真子》中写道：“仆仕于关陕，行村落间，常见柿树连数里……”在日益萧索的暮秋，柿子树一树火红，成为诗人眼中一道亮丽的风景。“芦花雁断无来信，柿子霜红满树鸦。”经霜的柿子越发红艳，缀满枝头，与栖息在枝头的乌鸦构成一幅绝美的秋景图。“村暗桑枝合，林红柿子繁。”桑枝交织，柿子火红，给人以宁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感觉。

梁简文帝十分爱吃柿子，他在《谢东官赐柿启》里写道：“悬霜照采，凌冬挺润，甘清玉露，味重金液，虽复安邑秋献，灵关晚实，无以匹此，嘉名方兹擅美。”在梁简文帝看来，柿子甘甜如玉露，晚秋水果无一可与之媲美。北宋张仲殊也盛赞柿子：“味过华林芳蒂，色兼阳井沈朱。轻匀绛蜡里团酥，不比人间甘露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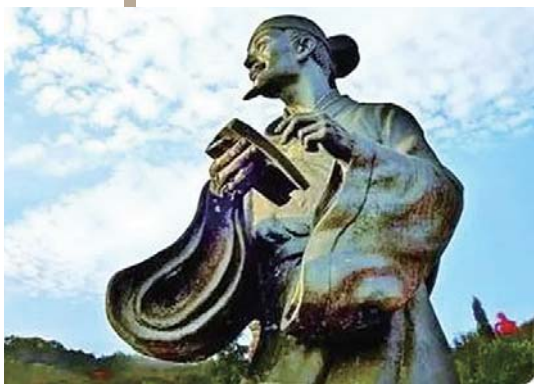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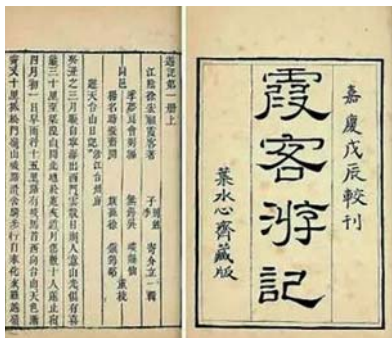
齐白石喜欢画方柿。方柿是一种青灰色、方形的柿子。因“柿”与“事”“世”等字谐音，含有吉祥的寓意，齐白石就在画作上题上“世世平安”之类的吉祥语，借画寓意，借物送福，他还曾一度自喻“柿园先生”。在齐白石的柿子画作中，最有趣的是《六柿图》，图中有六个柿子，错落排布于小篮中，尽显憨态，极富意趣。

柿子刚刚成熟之时，大多会带有涩味，口感不好，这时，就需要用一些方法来去除涩味。北魏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柿子的去涩方法：“柿熟时取之，以灰汁燥再三，令汁绝，著器中可食。”即使用草木灰掩埋法，对柿子进行干燥去涩处理。在《红楼梦》第86回中写卜世仁的女人：“下地窖掏了草灰里的柿子，洗净了拼个事事如意的果盘，端到西厢窗边偷闲。”卜世仁家里所用的也是草木灰去涩法。谷糠除涩法也是民间传统去涩方法之一，与草木灰去涩法异曲同工，就是将柿子掩藏在谷糠堆中，利用谷糠的温度和湿度，让柿子慢慢脱涩。一般经过几天的时间，柿子就会变得甜美可口。

(本文作者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)

【短史记】

徐霞客哀牢山科考之行



【字说节气】

古人观秋意趣多

□刘中才

卷帘何事看新月，一夜霜寒木叶秋。秋天意味着花凋叶落，北雁南归，因而常给人萧瑟凄凉之感。古往今来不少文人墨客以秋入诗，用于寄托离愁别绪。正因为“愁”字是心与秋的组合体，在汉字文化的意象里，秋天总是被赋予薄凉之气，并得到人们普遍的心理认同。

实际上，古人对秋天的真实心境并非一个“愁”字所能阐释。相反，古人认为秋天是化归躁动、宁心静气的好时节，是秋雨送爽、养生健身的好月令。因此，当秋天来临时古人并无悲秋之意，而是表现出满怀憧憬的热情，并与丰收在望的自然物象形成高度契合的思想期许。

《淮南子·说山》一文中说，以小明大，见一落叶而知岁之将暮。借一片树叶的颜色变化来俯仰天地万物，尽管没有令人动容的壮怀气势，但这种见微而知著的思想恰是古人遵循物候变迁时序而形成的宇

宙观，并成为古人制定历法、观测季节交叠规律的有益借鉴。正如《逸周书·时训》中所言，立秋之日，凉风至，后五日，白露降，后五日，寒蝉鸣。白露，寒蝉，凉风，当秋天的一抹晚霞映照在天地相接的氤氲里，成为追忆流年往事的载体时，秋有三候的直观表述也在斗转星移的四时节令里徐徐展开。

古人观秋并非只对具象事物进行简单的外部陈述，而是以自然法则为视角，围绕秋天的景致多向度立意。《说文解字》从植物学的角度提出，秋，禾谷熟也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同样指出，秋，擎也，物于此而擎敛也。古人这种观秋而知物的思想观念不但是对生命万物的领悟，更蕴含着辩证哲思。

宋代皇室贵胄深知观秋过后寒意将至，因而会让官中仆人将春日栽于室外盆景里的梧桐移入殿内，立于庭内的太师百官则会高呼：“秋来已。”彼时，梧桐在秋风的微拂下款款落下一片叶子，“一叶知

秋”成为古人表达见秋生情的叙事范式。

观秋不仅局限于简单的直观，还有欣赏之意。清秋的午后，点燃一束清香，静静养神，可谓心旷神怡，再好不过。李清照在《醉花阴》里述说“薄雾浓云愁永昼，瑞脑销金兽”之时，就是在愁苦之中寻求一片淡然的心境。

相比于李清照的孤芳赏内，古人的观秋更在于群芳赏外。宋人吴自牧在《梦粱录》中讲，今世人以菊花茱萸为然，浮于酒饮之。而在重阳节来临时，禁中与贵家皆此日赏菊，士庶之家，亦市一二株玩赏。可见，宋朝百姓对于赏菊一事颇有心得。清朝诗人富察敦崇著写的《燕京岁时记》里尤其提到，重阳时节，凡是富贵之家会将数百盆九花山子放置于庭院中。可以想象，数百盆美曰“九花山子”的菊花植于广厦内外，抬眸间满目生辉，悲秋之感多半也会荡然无存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文史专栏作家)